

過埠，阿爺移居

酒面必呻氣：在那邊，我是「和節奏都不同，常感鍋同西講又聲、又跋、又啞」。二哥不愁衣食，有社會名望，會英語，為什麼還有「三又一」之獎？，只有晚上一頓飯才知飯味；

路邊寄船

司的（假若公司真巨大的，則
更是獨沽一味而已）。

三：探望姨媽

的是他的姨媽瑞姑。瑞姑是個小辛辛苦苦擺街邊檔，養大了兒子，何牛做了技工，月入三四千元來一家足以溫飽，不用捱窮。但銀金不換從前一樣，嗜賭如命，

人·心·狡·詐

那些竹筒我是不是要買，我說：「當然囉！」於是，以八塊錢成交，買掉那兩束竹蔗。誰知道，剛把錢交給他，他剛找錢給我，之後，他拿着兩個破籃子，笑着的離開菜市場，一副已經「找到寶貝」的樣子。我看見他這模樣，真氣死了！人老不算

司真巨大的，則而已）。
那大廈的乘客，
航空公司飛機的
子可以立刻寄給
一番手續。
可以替他代勞，抑
他自己提携了。

事樂間人盡享住好吃好

從畫大千，世的張大千，
在他的筆下，變幻如入世之
一點人，如真人
入世之人，穿著
花織的袍，中，也

充份顯露他吃喝的
另一幅也具「的情形」，
的夫人一手拿着，
，不知藏他吃多
另一幅「一母
再另一幅「一母

「三多」
在中國人父
一向都受歡迎
多」，很多
自己的家族
些商號，也
為名呢。
何謂「三多」

路旁寄捨，可以省回了不少煩惱。而這種麻煩，是在只得一個人旅行，又要兼顧五六件行李的時候，顯得最重要。

啓德看來是無法可以追這一種服務的了，因為同一個機場，由十多廿個航空公司用，如設路旁寄捨，必然令那些行李不知到了那裡去，許多乘客對這麼一種制度，根本上就不放心呢！

明乎此，也就不會再埋怨，為什麼啓德的設備不如人。

尚京專欄



沒有那十幾幅彩色巨照，我心張大千，就如長風，就如飛瀑。他的筆下，畫出多少龍吟電閃雷鳴，千山萬壑，在他筆下，奔騰呼嘯，高士古松，下枯立長吟，特別是他的水墨山水橫掃長空，縱抹峭壁，如神靈。想像中的畫家，可能是一身仙骨，滿袖清風，不沾間烟火。可是從那十幾幅彩色巨照看來，張大千却是一個之人，錦衣美食，好吃好住，享盡人間樂事。一幅立像，猶如他們夫婦的合照，標題是「相親相愛」。照片中，張大千是祝禱之後，却認為這番話有不妥之處，不願接受。堯帝推辭曰：「多福多事，多壽多辱，多男多累。」人都欣然受落。自己或愛女心聲為父修」，拍的是女兒替張大千梳理長鬚。
·「教葆羅畫意」，拍的是張大千有子繼承父業。

現在可不同了，因為金不賭，放工回來，不用刨馬經不用度馬鐵狗繩和六合彩，攻打四方城，時間多了，巷坊鄰里，電掣壞了，水喉壞了，都免費請人修理。所以，左鄰右里壞了，便自動修理。甚至街坊鄰里做事，也就全信了對金不換都刮目相看，不信他已經真正戒了賭。金不換戒了賭的事，漸傳開了，引起了親友們的戒了賭後，金不換第一坊鄰里做事，也就全信了

家都這樣說，便有點半信半疑，看到他不但不賭錢，還熱

富裕、養尊處優的福相，看似家有美酒千甕，良田萬頃。

「毒」、「多男」概括為「三多」。但是，堯帝聽了華封人的這一番話之後，却認為這番話有不妥之處，不願接受。堯帝推辭曰：「多福多事，多壽多辱，多男多累。」人都欣然受落。自己或愛女心聲為父修」，拍的是女兒替張大千梳理長鬚。
·「教葆羅畫意」，拍的是張大千有子繼承父業。

現在可不同了，因為金不賭，放工回來，不用刨馬經不用度馬鐵狗繩和六合彩，攻打四方城，時間多了，巷坊鄰里，電掣壞了，水喉壞了，都免費請人修理。所以，左鄰右里壞了，便自動修理。甚至街坊鄰里做事，也就全信了對金不換都刮目相看，不信他已經真正戒了賭。金不換戒了賭的事，漸傳開了，引起了親友們的戒了賭後，金不換第一坊鄰里做事，也就全信了

家都這樣說，便有點半信半疑，看到他不但不賭錢，還熱

富裕、養尊處優的福相，看似家有美酒千甕，良田萬頃。

「毒」、「多男」概括為「三多」。但是，堯帝聽了華封人的這一番話之後，却认为這番話有不妥之處，不願接受。堯帝推辭曰：「多福多事，多壽多辱，多男多累。」人都欣然受落。自己或愛女心聲為父修」，拍的是女兒替張大千梳理長鬚。
·「教葆羅畫意」，拍的是張大千有子繼承父業。

多麼的開朗、
一
子，可一旦要
離，雖然不是第
一次離開這麼
有放棄此行
子和家庭
那樣脆弱，還
以獨立的女人
兩個孩子毫無
傷感之情，
他們那懂得什
麼叫分離？）
反而自己雙目
奇
怪：

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cene from the story. A boy and a girl are standing outside, looking through a window. The boy is on the left, and the girl is on the right. They appear to be watching something inside the building.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large tree trunk and some foli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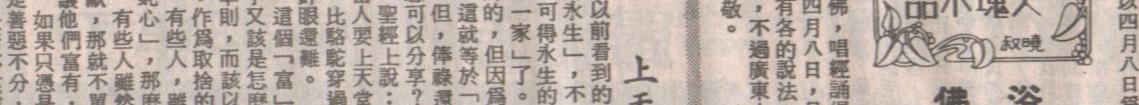
An illustration showing a 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wearing a wide-brimmed bamboo hat and a light-colored vest over a dark shirt. He is holding a small object in his right hand and a fan in his left. He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woman who is partially visible in a doorway. The scene is set outdoors with trees and a building in the background.

The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Chinese newspaper. At the top right, there's a small illustration of two people. The main headline, written vertically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reads "防人之心固不可無" (It is never wrong to be suspicious of others). Below it, another vertical column reads "助人之心亦不可無" (It is also never wrong to help other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discussing bacteria, hygiene, and health. At the bottom left, there's a circular logo for a "家庭衛生講座" (Family Hygiene Lecture) with a figure of a person.

着舊社會的輓歌，他們的勢力席捲着文壇。其品表現的是一般反共意識，流露「天堂夢斷」的諷語，抒發着頹唐情感，崇尚機巧纏綿的唯美派。

這一段分析若用他分析香港所謂忠貞文化人的心態和創作主題，倒是貼切，若將他代表整個港文學，就未免不符事實。

不錯，逃離大陸的作家有「失樂園」之痛，他們必然反映在作品上，但那些同情解放的一羣，他們則興高采烈，高歌解放，鞭撻黑暗，無論說、詩歌、散文、雜文都不少，當時的作家如朗、高旅、何達、李怡、黃如卉、黃蒙田、柳下、舒巷城、琳清、譚藝莎、俞遠等，不是寫大量作品麼？而俞遠的一本「思前想後」銷過三十版，不止香港一紙風行，東南亞更是瘋魔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根本就無復存在了。因此說香港文學不能只用一派而代全體。



The main headline reads "大菌細食助人之心固不可無" (The heart to help others must not be lacking in bacteria). Below it is a sub-headline "防人之心亦不可無" (The heart to guard against others must not be lack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esence of bacteria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and their role in health. It also mentions the concept of 'bacteria as a double-edged sword' (细菌是把双刃剑). The bottom left features a circular logo for "家庭衛生講座" (Family Hygiene Lecture) with a figure of a person. The bottom right contains a smal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holding a child.